

## 序場

(風波亭。)

(幕不放下，開演前十分鐘岳飛上台，沒有什麼動作，只是怔怔望著手上捧著的白綾。觀眾席燈暗後少頃：)

岳飛：(唱) 金鑾殿稂莠飾龍顏，  
風波亭君子棄芝蘭。  
想當年撼山易撼岳家軍難，  
嘆眼前鵬折翼猶欲挽狂瀾。  
恨只恨不得目睹黎民百姓展歡顏，  
恨只恨未能親手收回錦繡好河山，  
他那裡浮雲蔽日何時散？  
我這裡白綾賜死心不甘！

(白) 唉唉！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。

(緩步退場。)

場外百姓：(此起彼落) 岳元帥歸天啦！

(悲哭聲嘎然而止。暗場。)

## 第一場

（森羅殿。）

閻王：（場外）小鬼，可找到判官了哇？

小鬼：（場外）稟稟稟閻王大人，還還還沒……

閻王：嘟！

（眾小鬼滾上，閻王隨後怒上。）

閻王：一群辦事不力的傢伙！

小鬼：那該死的鬼判官，竟然說不幹就不幹，使小孩子性兒，這森羅殿烏煙瘴氣，積案如山，全都要算到他頭上！

閻王：（瞪）還用你說？

小鬼：這判官忒也任性，留個小紙片就走了，上面寫著：「不求能衣錦榮歸人稱賢，只圖個錢多事少離家近」（搔頭）那是什麼意思？

閻王：哼，還不就是嫌我們公務繁忙薪水微薄，他也不想想——

小鬼：是是是。

閻王：是你的大頭鬼！見本王爲此煩心，也不快快想個法子來！

（柳翠上。）

柳翠：脾氣這等暴烈，難怪判官受不了。

閻王：嗯？（見是柳翠，臉色稍緩。）

柳翠：（唱）柳絲撩岸綠染影，  
柳絮生霧枝搖風，  
柳枝拂簷垂青煙，  
柳條輕攏低蔭濃，  
柳容婀娜春泥護，  
柳色朗朗照蒼穹。  
幾度輾轉翠鄉夢，  
柳暗花明自輕盈。

（白）柳翠本是孤舟落入人間苦海，死後來到地獄甚是喜歡，前世債已盡還淨，便立下毒誓此後只願爲鬼，原是去危就安的想法，不想閻王大人對此竟表讚賞，收我爲義女，柳翠實實的感恩。但義父心煩，遷怒眾小鬼，柳翠不得不相勸義父：舊的不去新的不來，您老人家何不趁機換上一個更精明能幹、更合適的判官？反正他心不在此，留著，也無用啊。

閻王：柳翠孩兒說的也是。（咳）我早就想到了。眼下人間都已經是明朝了，宋朝的冤案卻還沒審完，定要找一個絕頂聰明的。拿紹興鬼簿來！（接過鬼簿，翻閱）紹興師爺最是出名……噫！

柳翠：義父，怎麼了？

閻王：哈哈，這正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！昨日正好勾得一紹興鬼才來，鬼才當鬼判，好不合適！你道此人是誰？

柳 翠：柳翠不知。

閻 王：正是那特立獨行不落俗套的徐文長！

柳 翠：喔？是那個「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」的徐文長嗎？

閻 王：就是他！就是他！來呀，快快將他請上殿來！

小 鬼：是！（下）

閻 王：呵呵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！

（小鬼、徐文長上。）

徐文長：（唱）秋墳鬼唱聲促促，

桐風吹不斷一身孤。

青簡蠹、無處訴，

美人遲暮，斜倚瀟湘竹。

（白）我徐文長在人間抑鬱以終，不想死後反得賞識，（喟嘆）實乃始料未及，造化弄人也。

小 鬼：徐先生，還有最後一件事，就是我們大王他老人家個性暴躁……（噤聲）

閻 王：啊徐先生到了，快快有請！

徐文長：閣下便是閻羅王？

閻 王：如假包換。

徐文長：聞得閣下要文長擔任貴府判官一職，此話當真？

閻 王：當真，當真。

徐文長：這，我考慮一下。

閻 王：不用考慮了，本王請你是抬舉——

柳 翠：（偷偷地）義父，聽說徐先生最討厭別人強迫他。

閻 王：啊文長公，你慢慢考慮。

徐文長：大人，這樣吧，我們先審一件案子，合則聚，不合則散。

閻 王：此法甚好！就先這麼辦吧！（對小鬼）小鬼，卷宗拿來！（接過卷宗）

柳 翠：（暗對閻王）定要拿一件大案子，才能留得住他。

閻 王：（暗對柳翠）甚是甚是！多虧柳翠提醒。但枉死城裡枉死鬼多如牛毛，該審哪一件哩？（翻閱卷宗）

柳 翠：（暗對閻王）啊，有了，就審那岳飛案！

閻 王：（暗對柳翠）當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柳翠，若不是文長先生在此，義父便要聘你為陰間第一位女判官了哇！

柳 翠：（暗對閻王）豈敢豈敢。

閻 王：（對徐文長）喔，今天要審的是民族大英雄岳飛岳鵬舉狀告秦檜一案。（徐文長首度露出有興趣的樣子）文長公，這可是你一展身手的好時機。

徐文長：（唱）入陰曹幕府接這山芋火燙，

閻 王：（唱）斷是非曲直爾本色當行，

徐文長：（唱）自忖糊塗又莽撞，

閻 王：（唱）實似張良佐劉邦。

徐文長：待我想想。有了，文長冒昧有事一問。

閻王：愛卿請問。

徐文長：大人可曾讀過文長所寫的《狂鼓史漁陽三弄》一劇？

閻王：（明顯沒有）這，這個當然！不過小鬼們多半不知，你說與他們聽。

徐文長：是，這個劇本寫的是三國時代的彌衡——

小鬼：我記得！他的冤案我們也審過哩！

徐文長：彌衡受曹操迫害而捐軀，在劇中我安排他在地府重演他生前擊鼓罵曹一事，罵得好不痛快，也讓彌衡一吐胸中惡氣。

閻王：文長公打算讓岳飛來個「擊鼓罵秦」？

徐文長：若仍是擊鼓，未免太過拘泥舊例，讓岳飛舞他那岳家鎗，豈不甚美？

閻王：好，好，一切都聽你的、都聽你的。來呀，升堂！

（眾人公堂上各就其位。柳翠下。）

閻王：將岳飛請上堂來，還有那秦檜也一併帶上來！

小鬼：是！（二小鬼下。）

（岳飛、小鬼上。）

岳飛：（唱）滿腔憤懣難排遣，  
作古還思復中原。  
風波亭無端起風波，  
黃泉路不肯飲黃泉。

（白）哼，秦檜哪裡？

閻王：秦檜人呢？

（秦檜緩步上、小鬼催促貌。）

秦檜：（唱）油鍋裡岳廟前受盡譏誚，  
人道我心奸巧直追阿瞞，  
曹操廟號為「武帝」，  
我諡「謬醜」案難翻！

閻王：岳飛秦檜，我乃閻羅王是也，今將岳飛冤案來審，岳元帥，在這裡，你可以盡情地罵、放肆地罵，為你自己罵也為別人罵，你瞧我已囑人將你岳家鎗都準備好了。

（小鬼將岳家鎗呈給岳飛，岳飛略微遲疑後接過。）

岳飛：（撫鎗唱）逢舊仇思舊恨仰天長嘯，  
見舊鎗憶舊事一場徒勞！

閻王：等一下你要怎樣使這鎗，嘿嘿，都無所謂。

秦檜：閻王殿下。

閻王：豎子何事。

秦檜：殿下，這是一場不公平的審問。

閻王：文長公。

徐文長：秦檜，稍後自與你辯駁機會，不必過慮。我想，岳元帥不會無的放矢、

無中生有，與秦先生你並不相類。你大可放下心來不必擔心自己會有風波亭之冤。

閻王：正是，啊秦檜，我知你乃是貪生怕死之徒，跟你解釋解釋，你是已死之身，岳飛岳家鎗固然精妙無比，卻也是殺你不得，你已佔此便宜，莫要再賣乖。現在你便閉嘴聽罵吧，岳元帥，請了。

岳飛：秦檜你也有今天！（以下邊唱邊舞槍。）

（唱）曾經是十年寒窗題金榜，  
御筆親點君子翩翩，  
豈料得被俘貪生圖殘喘，  
金主面前腰如軟綿！

閻王：你當時若是牙一咬抵死不從，我還敬你是條漢子。

徐文長：欸，向使當初身便死，一生真偽復誰知？

岳飛：（唱）忘節操跪地求饒，  
拋二帝孤身回朝，  
撒漫天謊反成抗金豪，  
主和談實為降金套。

閻王：分明就是被金人收編為間諜了。

岳飛：（唱）子係中山狼，  
得志便猖狂，  
欺上瞞下將權掌，  
與狼為奸在東窗。

徐文長：君不見殺人放火金腰帶，造橋鋪路無屍骸！

岳飛：（唱）春風吹轉眼忘國破，  
三軍將壯志消磨，  
天地變縮手避兵禍，  
任憑他巧取豪奪，  
墮落、墮落、視若無睹連三月烽火，  
錯過、錯過、此後難再將乾坤移挪。

閻王：罵得好，痛快！痛快！

徐文長：秦檜，你可有什麼話說？

秦檜：有——

閻王：不用說了，直接打進無間道，在無間地獄受無間苦——

徐文長：且慢！

閻王：喔？

徐文長：（翻卷宗）還有這許多人要告他，需一一審理，另外……文長不才，斗膽要為秦檜辯護。

閻王：反了反了，養老鼠咬布袋，莫此為甚。

岳飛：我才剛開始罵呢！想不到地府也無有公義，連判官也被收買。

徐文長：岳元帥別忙著送老夫這頂帽子戴，老夫僅是見你雖在枉死城住了這許多日，似乎依然尚未看清一件事。

岳飛：哼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

秦檜：判官定是看出了我的清白！岳飛分明是咎由自取，怎得怪到我頭上。

徐文長：諸位且聽文長道來。文長曾經見過一闕詞，是前輩文徵明所填——

閻王：文徵明？這名字好熟啊，他是誰？

徐文長：文先生是江南四才子之一。

閻王：是了是了，好吧，你說要為秦檜作什麼辯白，講重點。

徐文長：文徵明曾在杭州岳武穆廟前填過一闕〈滿江紅〉是這麼寫的：

（唱崑）拂拭殘碑，敕飛字，依稀堪讀。

慨當初，倚飛何重，後來何酷。

豈是功高身合死，可憐事去言難贖。

最無端，堪恨又堪悲，風波獄。

閻王：我道這文徵明是秦檜同黨，原來是明理之人。

徐文長：還沒完呢。

（接唱）豈不念，疆圻蹙。豈不念，徽欽辱。

念徽欽既返，此身何屬？

千載休談南渡錯，當時只怕中原復。

笑區區，一檜亦何能，逢其欲。

岳飛：唉呀這！（唱）聞此棒喝我如夢初醒，

秦檜：唉呀這！

（接唱）打蛇隨棍上我心暗喜。

閻王：爾等為何失色？

徐文長：稟大人，老夫明為秦檜辯護，實則另告他人。

閻王：告的是何人？

徐文長：告那宋高宗，趙構！

閻王：喔？告別朝天子？這倒新鮮。所告何事？

徐文長：告他殘害忠良。

秦檜：天日昭昭、天日昭昭！

閻王：我管地府這麼多年，頭一回遇到這種事。看來今天你不好好鬧上一鬧是不會罷休了，好，就陪你玩上一玩，我這是……

徐文長：引狼入室。

閻王：你說的不是我說的，來呀，帶趙構。

（唱）窮固窮一窮士敢告人上人。

徐文長：（唱）奸雖奸大奸臣竟有冤中冤。

閻王：越來越有趣了。

（趙構上。）

趙構：（唱）山外青山樓外樓，

西湖歌舞幾時休。

暖風曛得遊人醉，  
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（睥睨四週。白）這便是地府麼？氣派，忒小了。

閻王：大膽，森羅殿雖不似人間帝王宮殿，但我管的可是完完整整的鬼域，不似某人，半個國家被搶走了，還說什麼「暖風曛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我看明明是、明明是……

徐文長：「閻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！

閻王：正是！

趙構：哼。

岳飛：閻王大人。

閻王：怎麼樣啊？

岳飛：大宋偏安原非高宗皇帝一人之責……

閻王：刺他幾句，你便心疼了？

小鬼：還不是他先說我們氣派小。

趙構：（見到了秦檜）丞相？不想丞相會在此出現，實乃意外之喜，丞相去後，朕再也無有知己常伴身旁，事事不能順心。

秦檜：（暗白）待我誘他露出馬腳，便能脫身。（朗聲說道）皇上，微臣也是一般心思。

閻王：趙構秦檜你們二人要卿卿我我，也看看場所，我可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你們肉麻當有趣，別忘了還有旁人呢。

趙構：朕做事還要看旁人臉色？笑話。（終於看到岳飛）喔，原來你也在。

岳飛：皇上，臣一直——

趙構：你不是免了官了，什麼臣不臣的。（轉過身對秦檜）別後可好？

岳飛：（不知道趙構是對秦檜說）鵬舉——

秦檜：（提高音量搶白，勝利姿態）微臣雖受盡了委屈，但能再見皇上一面，這些委屈也就算不得什麼。

岳飛：（又羞又怒，唱）眼看他君愛臣臣敬君歡喜相對，  
不由得目瞪口呆如遭轟頂雷。

閻王：可憐的岳元帥。

岳飛：我不要你可憐。

閻王：你……哼。（對趙構、秦檜）高宗皇帝，你可知方才我召你上殿之時，你的愛卿秦檜說了什麼？便是「天日昭昭」！

（趙構馬上變了臉色，正待對秦檜發作，趙桓擂鼓一通，打斷了審判。）

秦檜：難道是吾妻來了？

徐文長：令妻豈是會與你共苦之人？

秦檜：這……

閻王：是哪個不識好歹的傢伙，干擾辦案，先拖下去打一頓。

徐文長：或有內情，帶上來問問無妨。

閻王：好吧，來者何人？

（趙桓上。）

小鬼：喔，是欽宗皇帝！

徐文長：妙極！

閻王：好胡鬧。

小鬼：天底下的皇帝今兒個全湊到一塊兒了。

閻王：什麼鬼話。

小鬼：我原是鬼。

趙構：（冷笑）終須見這一面，罷了，今日大家要難看。（發現秦檜見了趙桓羞慚掩面，大怒）秦檜，你這是做什麼？

秦檜：臣……臣無顏面對欽宗皇上。

趙構：秦檜啊秦檜，你枉我疼你一場！

趙桓：九弟……

趙構：你為何要如此苦苦相逼！

徐文長：做賊的倒先喊捉賊。

秦檜：（對徐文長）你這外人搞不清楚狀況。

岳飛：（對秦檜）徐先生旁觀者清。

趙構：（對岳飛）你方才言語言下之意，似乎對朕頗有怨懟。

閻王：（對趙構）你害得他壯志未酬身先死，還不准人有一丁點不滿？趙桓，你擊鼓鳴冤，想必是告趙構來的？

趙桓：是，也不是。朕聽說岳飛在此，把握機會要告他，不想其他人也在。

閻王：有道是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你告岳飛，這這說不通也。

趙桓：怎麼說不通，要不是他晚生了二十年，皇帝又怎會輪到九弟來當？

趙構：要是他早生二十年，皇帝又怎會輪到你當？

閻王：這皇帝忒糊塗，岳飛生得太遲，不是應該告岳飛的父母才對麼？

趙桓：自然也是要告的。

徐文長：喔，方才言道，你還有要告別人麼？

趙桓：有有有，朕要告：

（唸）告金人對我太殘酷，

告我父皇愛畫圖，

告秦檜棄我於不顧，

告我九弟心狠毒，

告岳老爹太晚娶媳婦，

告岳老娘太晚嫁丈夫，

告岳飛晚二十年墜地呱呱！

徐文長：你告太多人了，這要另起一案哩！

閻王：你這樣告下來，今晚的戲怎生演得完。轟下去轟下去。改天才輪到你。

趙桓：那，若是我只告一人呢？



閻 王：這皇帝小子，竟然與我討價還價起來！今日只能讓你告一人，你到底要告誰？

趙 桓：九弟，你與我出個主意。

趙 構：你不是也要告我嗎？

趙 桓：九弟，不如我們聯手告岳飛？還是告父皇？不不，還是別告父皇吧，他也死得挺慘。對了九弟，父皇死前有交代，若我得見你一面要告訴你：（模仿）「我不怪構兒。」其實朕……我也不那麼怪你，朕……我原不是當皇帝的料，只是死得太冤了，著實冤氣難平。

趙 構：哈哈！

閻 王：因何發笑？

趙 構：那廂「構兒」、九弟」好不親熱，朕問你，你們一個說「不怪我」，一個說自己不是「當皇帝的料」這不是指控朕「做錯了事」、想當皇帝」？

趙 桓：（一時搞不清狀況）是啊九弟，啊，不是啊九弟。

趙 構：（唱）安樂皇帝亡國奴，

治國無方憂患伏，

朱門內不知路有凍死骨，

落難時可曾悔當初？

（白）朕未嘗出言怪罪你們留下爛攤子要朕收拾，你們反而先怪起朕來？要不是你們將大宋江山斷送，岳飛又何須北伐，朕又何須想盡辦法議和，又爲了要議和不得不除去岳飛，岳飛之死，難道不是因爲你們？你告朕？朕還要告你呢！

閻 王：好個詭辯大王。

趙 桓：告我？那……那我不玩了！

秦 檜：（對趙桓）皇上息怒。

（趙桓不理，急忙下。）

徐文長：（搖頭）這等皇帝，即便朝有岳飛等大將，國，還是要亡的呀！

閻 王：（呼喚）喂！喂你回來呀！這欽宗皇帝怎麼一點皇帝的樣子也無。

趙 構：秦檜！

（唱）子非魚焉知魚之哀樂，

萬不該妄加臆測胡亂琢磨，

自以為旁觀透徹，

哪曉得朕心曲折？

（白）岳飛冤死，自然有你一份。

閻 王：此君翻臉比翻書還快。

趙 構：還有你，岳飛，你的死何嘗不是自己造成麼？

趙 構：（唱）聖旨阻軍向北進，

十二道金牌你記到今，

只道議和計翻新，

不曾解得絃外音。

岳飛：（強忍）鵬舉驚鈍，望聖上開示。

趙構：還不明白麼？朕若是不將那十二道金牌下個齊全，清楚表達朕撤兵之意，只一道金牌，只怕你不明朕心之決，況且你抗命並非無有前例。你們心自問，你的性子，有沒有比別人硬上十二倍？朕要花上十二倍的力量來應付，難怪秦檜要自作主張將你除，你以為背上刺了「盡忠報國」就是忠臣？我看卻不見得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，你說，朕說的不對麼？（岳飛無言）不說話，那便是承認了。

小鬼：誰都看得出，岳元帥是氣得說不出話來，佔這種言語上的便宜有什麼了不起？

岳飛：（唱）月盡無光，  
四顧心茫然，  
悲極不痛，  
雲不開風殘。

徐文長：岳元帥定是恨不得再死一次。

閻王：我們無有這種服務。

徐文長：這趙構好生狡猾，將岳飛之死推得一乾二淨，想必老早就盤算過如何應對。

閻王：文長公，趙構忒會辯，當初真不應該聽你的把他召來，這下子場面僵成這個樣子，要如何善了哇？

徐文長：（似乎完全沒聽到閻王的話）錯了，害死的岳飛的不是秦檜，不是昏潰二帝，不是你趙構本人，自然也不會是閻王大人，更加不是老夫我。

小鬼：該不會是我吧？

徐文長：你說呢？

小鬼：不是我不是我。

徐文長：（一派輕鬆）害死岳元帥的，當然是岳太夫人囉！

岳飛：（勃然大怒，輪起岳家鎗就往徐文長身上招呼）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我岳某斷不能容此說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！納命來！

（二人在公堂上一追一逃。）

閻王：（無聊看戲貌，對小鬼）就說了，這裡無有再死一次的服務，這兩人當真認真過頭。

小鬼：是啊，亂不成體統的。

岳飛：（唱）怒髮衝冠失理智。

秦檜：（唱）隔岸觀火笑爾癡。

閻王：岳飛也忍夠久了，文長不該故意挑他，這才叫自作孽——

徐文長：岳太夫人救我！（姚氏上）岳太夫人來的正是時候！

姚氏：飛兒住手。

閻王：（無奈）幾日沒審案，公堂之禮都敗壞，隨便誰都任意闖來。

岳 飛：（大慟）娘！

姚 氏：你在做什麼。

岳 飛：（收斂）孩兒……

姚 氏：你當真是我的飛兒？

岳 飛：怎麼便不是了？

姚 氏：我看你不太像。你瞧這是什麼。（端出岳家祖先牌位）當初我在祖宗牌位前爲你刺字，你還記得麼？

岳 飛：自然記得。

姚 氏：你有沒有違背你的誓約？

岳 飛：孩兒不曾違背。

姚 氏：你可收復大宋江山了？

岳 飛：……未曾收復。

姚 氏：你對得起岳家列祖列宗？

小 鬼：我可沒見到岳家祖先冤魂來告……

姚 氏：家務事無須你來插嘴。

岳 飛：孩兒已經盡己所能……

姚 氏：還在狡辯，你以爲將責任推給昏君、奸臣，便可掩飾你的無能？我看，對你而言，

（唱）蒼生之冤何足道，  
身後褒貶不能拋！

岳 飛：絕非如此！

姚 氏：絕非如此？

岳 飛：絕非如此！

姚 氏：證明給我看！

岳 飛：（無助，唱）莫須有之罪，  
不知該恨誰。

小 鬼：唉唷我的天老爺！岳元帥的背在流血！

姚 氏：你不是我的飛兒！

（眾皆駭然。）

（岳飛僵屍。）

閻 王：退堂！退堂！

（暗場。幕落。）

## 第二場

（舞台上分為兩個表演區，一為岳飛病榻，一為森羅殿。）

（岳飛纏綿病榻。柳翠上。）

柳 翠：（唱）隨侍落難豪傑側，  
方知英雄都瘋魔。  
待問他可悔將萬丈紅塵惹，  
又憐他似精衛填海難苛責。  
翩翩鳳翮，逢此網羅，  
叫人呼負負，又無奈何！

（走近岳飛身旁。）

（唱）鐵石心腸不忍睹，  
血流如注肉模糊。  
竟日高燒呼吸促，  
胡言亂語夜夢哭。

岳 飛：（嚙語）誰……

（柳翠湊耳聽。）

柳 翠：一代英雄得此下場，好不令人傷心！（心生同情而拭淚。）岳元帥，是柳翠來了。

岳 飛：（嚙語）殺了岳飛！

（柳翠吃了一驚。）

柳 翠：怎麼便殺了岳飛？！

岳 飛：（繼續嚙語）誰……殺了……岳飛……

（柳翠稍微放心一點。）

柳 翠：原來又在說胡話。（為他擦汗。）嗯，高燒退去了。（岳飛醒轉。）岳先生，您醒了！您終於醒了！

岳 飛：是啊！終於醒了！我作了一場恐怖的惡夢。在夢裡，我一直希望快點醒來。

柳 翠：作的什麼夢來？

岳 飛：我夢見……我不記得了。是一件傷心事。

（唱）闔眼猶自心膽寒，  
破夢碎片檢不完，  
雖知虛幻，明明震撼，  
惹一床黯然好無端。

柳 翠：那忘了也好。

（岳飛欲起身。）

柳 翠：唉呀岳元帥，您的傷……（去扶他）您傷口還疼麼？

岳 飛：你叫我什麼？（頓）傷口？什麼傷口？

柳 翠：岳元帥，您莫不會是燒糊塗了吧！

岳 飛：我不姓岳呀！我又哪來的傷？

柳 翠：您是岳飛呀，那日在公堂之上，您背上的刺字舊傷流出血來，高燒不退，昏迷至今才醒轉。

岳 飛：我是岳飛？哈哈！

柳 翠：有什麼好笑。你背上的盡忠報國四字不就是證據麼？

岳 飛：我背上若有字，自己怎麼可能不知道？（脫去上衣。）

柳 翠：（一看，唱）意料之外，  
奇也怪哉！  
連「盡忠報國」也不在！  
換骨脫胎費疑猜！  
（白）傷全好了！

岳 飛：娘子還說什麼「傷全好了」？我這是  
（接唱）「本來無一物，  
何處惹塵埃」！

柳 翠：啐！岳元帥，您不該輕薄於我。

岳 飛：輕薄？

柳 翠：你方才叫我什麼？

岳 飛：娘子……

柳 翠：這還不是輕薄？

岳 飛：作丈夫的，叫妻子「娘子」算什麼輕薄？

柳 翠：我幾時成了你的妻子？

岳 飛：自是我們洞房花燭那時。

柳 翠：我們何時洞房花燭！？

岳 飛：便是你成了我的妻子那時。

柳 翠：岳元帥，你欺人忒甚！

岳 飛：我不姓岳，更不是那岳飛呀！娘子，好端端的，你怎麼不認我了？

柳 翠：（生氣）你是真瘋還是假瘋！

岳 飛：娘子，我若做錯了什麼事，你就直說，何必這樣發怒於我？

柳 翠：你口口聲聲說你不是岳飛，那你是誰？

岳 飛：我是……我是那……

柳 翠：（逼問）你是誰？你是誰？

岳 飛：我我我我不知道！（頭昏欲倒，柳翠忙攙住。）

柳 翠：（心軟）你連名字都忘了，倒還記得妻子？

岳 飛：（大喜）娘子！娘子呀！  
（唱）娘子不應我淚滿江，  
賺得溫言我喜若狂。  
（白）娘子，怎麼一夢醒來你便不認我了，你可知我心下好生焦急。

柳 翠：（無奈）你臥病在床這許久，神智不清楚倒也是有的。先歇歇吧。

岳 飛：娘子……這是惡夢吧。

（柳翠安撫岳飛，岳飛漸平靜。）

柳 翠：是惡夢，是惡夢。

岳 飛：我好倦。

柳 翠：總會醒的，會醒的。

岳 飛：娘子，我買根簪子給你賠罪，你說好不好？

柳 翠：欸。別說話了。

岳 飛：娘子知道哪有得買麼？我們一起去選好麼？

柳 翠：欸。（岳飛入睡。）茲事體大，需得趕快請教義父與文長公。

（燈光隨著柳翠的腳步由岳飛病榻的表演區轉移到森羅殿。）

（森羅殿：閻王、徐文長等一千人正要審案，堂前被告仍是秦檜。）

閻 王：秦檜，你看看，這一整疊狀子都是告你，你自己說，你給我添了多少麻煩。

秦 檜：都是誣告。

徐文長：若這些都是誣告，岳飛背上就沒刺字。

（柳翠進殿。以下秦檜雖無台詞但很仔細地聽柳翠說話。）

柳 翠：義父、文長公，大事不好。

閻 王：啊，是柳翠孩兒。怎麼？那岳飛可有好些？

柳 翠：柳翠正是要說此事。岳元帥病情與傷勢發展得甚是奇詭。

（柳翠以急三鎗演示。）

閻 王：有這等事！

柳 翠：最最奇怪的……（突然止住）

閻 王：還有？

柳 翠：無有了無有了。

閻 王：一定有。

柳 翠：無有。

徐文長：難不成、難不成他把你當作他的、他的妻子了？

柳 翠：噫！

徐文長：（賠罪）老朽放肆，魯莽口快，還望姑娘恕罪則個。

柳 翠：（唱）此事欲說還羞報，

半路親亂點姻緣，

百口莫辯、百口莫辯、怎成了他家眷，

與我何干、與我何干、問什麼枉死城何處可買簪！

（白）文長公，不用恕罪，其實您，說中了……

徐文長：（驚）難道岳飛犯了瘋病不成？

柳 翠：文長公你——

徐文長：（發覺說錯話）唉呀這次老夫當真失言，該打該打……

柳 翠：柳翠知道文長公的意思，不會在意的。只是岳元帥那邊怎生是好，正要請義父、文長公指點一二。

徐文長：你有沒有讓他見過他娘？

柳 翠：柳翠一見岳元帥行爲怪異，便往府內直奔而來，沒有找其他人。

閻 王：這個簡單，我們把岳母、秦檜、趙構一千人等帶去見他，他一定會想起來。

柳 翠：別忘了帶岳夫人！

（眾人下。）

### 第三場

（舞台一角。秦檜、趙構在獄中。）

秦 檜：皇上，那岳飛當真對我們一點印象也無，微臣總覺得此事蹊蹺甚多。

趙 構：（對秦檜還在記恨，有點冷淡）哼，他當然是裝的。

秦 檜：臣也是這麼想。臣以為，不能便宜了他，他逍遙自在，我們卻要背負永遠的罵名。

趙 構：（聽出弦外之音）喔？會之，有何妙計？

（秦檜偷偷告訴趙構其密謀。）

趙 構：哈哈，妙妙妙。雖弄不死他，借刀傷人，卻也甚好。

秦 檜：我看那徐文長雖然精得跟猴一樣，也必中此圈套。

趙 構：打入地獄之前還能倒打一耙，不愧是朕的愛卿。

秦 檜：所謂「無才不足以濟奸」，微臣既已被認定是奸臣，自然不能無才。這幾日審案就要結束，微臣是在劫難逃了，出來跑遲早要還的。希望皇上多保重。

（唱）臨去秋波興風浪。

趙 構：（唱）岳飛要有苦頭嚐！（白）愛卿啊……（讚美）與卿謀事，始知卿闇！

（兩人下。）

（閻王、徐文長上。）

閻 王：哼，秦檜總算罪有應得，真是牽連甚廣的傢伙。文長，多虧有你。

徐文長：秦檜伏法前良心發現，也稱得上回頭是岸了。不知大人打算怎麼處置岳飛？是否依秦檜之計？

閻 王：你覺得如何？

徐文長：秦檜之說有理，岳飛的記憶既是隨那「盡忠報國」四字而去，說不定再刺上這四字，他便會恢復記憶了。

閻 王：既然文長公都這麼說了，那就照辦吧。那麼，要找誰來刺字呢？

徐文長：（姚氏上，徐文長指著她）自是那始作俑者。

閻 王：岳母麼？

徐文長：不做第二人想。

（姚氏不想理他們，看到他們掉頭就走。）

閻 王：岳太夫人，還在生氣？

姚 氏：都怪你們，把我飛兒審得傻了。

徐文長：岳太夫人那日不是說不認岳飛了麼？

閻 王：天下父母心，哪有父母忍心自己孩子受苦的？

徐文長：（嘀咕）可岳飛現在可不苦。

閻 王：岳太夫人的脾氣真是不減當年。岳太夫人，那日有人獻上一計，說你兒子岳飛失去記憶定是因為背上的刺字消失，只要將字再刺回去，岳飛的記憶就會恢復了！



姚 氏：似乎有理！

閻 王：可不是麼！我們商議過後，心想岳太夫人是為岳飛重新刺字的最佳人選，不知岳太夫人意下如何？

姚 氏：值得一試！

閻 王：那便說定了！

徐文長：大人、岳太夫人，此事需否讓岳元帥知曉？

姚 氏：癡兒就算能忍得痛，也不知刺字深意，不如將他灌醉迷昏後刺字。

（徐文長隱隱覺得似乎有環節不對但又想不出哪裡不對的樣子。）

閻 王：既然岳太夫人都這麼說了，就這麼辦吧。

姚 氏：何時要辦此事？

閻 王：我想越快越好？

姚 氏：擇期不如撞日。

閻 王：岳太夫人真是爽朗。那我便下令去張羅了。岳太夫人請靜候我的消息。

（三人下。場景轉換到岳飛養病處。）

岳 飛：（內唱）裝瘋賣傻藏悲深。

柳 翠：（內唱）指鹿為馬隱愁難。

（岳飛、柳翠上。）

岳 飛：娘子，和你在一起，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。

柳 翠：嗯。

岳 飛：我時時刻刻在擔憂，這樣的快樂不能長久。

柳 翠：（蹙眉）岳先……相公多慮了。

（唱）岳元帥何必自尋煩惱，

且聽我柳翠細細推敲，

人間事陰司早有計較，

用不著事主越俎代庖，

勸君莫自比檻猿籠鳥，

眼前花花世界任逍遙，

慧劍斬過往紛紛擾擾，

韶光易老應展翅翔遨。

岳 飛：娘子啊，我豈不知，只是我對難得的快樂實在不得不珍惜。沒想到要成爲一個平凡人竟然難如登天。

（唱）神駒泣淒涼風折駿骨，

鬼語道衷腸幽香暗伏，

滿江紅罷唱歸真返璞，

鴛鴦紋織就柔情復甦。

蝴蝶戀花自設想朝朝暮暮，

有柳嫵媚在身旁海爛石枯，

生平快意只一二屈指可數，

擋車螳螂惶恐怕傷及無辜。

(岳飛欲言又止，此時小鬼持酒瓶入。)

小 鬼：岳元帥、柳翠姑娘，老人家要我送酒來。

柳 翠：攔著吧。

(小鬼放下酒，出。岳飛終於下定決心。)

岳 飛：柳翠姑娘。我想謝謝你沒有揭發我假瘋的事。

柳 翠：唉，岳元帥！您果真是假瘋！（連忙掩口，注意四週。）可是您這會兒怎麼突然承認了？

岳 飛：因為我不想騙你。（稍頓）起初確實毫無記憶，但見到我娘、秦檜等人，便都想起了。可是我不願再回到過去的岳飛……我與他們前緣已了。

柳 翠：說到秦檜，岳元帥，我義父他老人家已經讓秦檜遭到應得的報應了。您如今也可以瞑目。

岳 飛：我不在乎他。

(唱) 魂羈怨夢縈悲擾我安眠，

千里哀萬丈恨今值幾錢？

柳 翠：您本來不是頂在乎的麼……其實你的記憶即使不恢復也不打緊，反正投胎得喝孟婆湯，還不是要忘個精光。

岳 飛：我若是不想投胎呢？

柳 翠：不想投胎……那留在枉死城跟柳翠有個照應，也挺好的。（有點害羞。）

(唱) 浮光迷玉兔，

漾影映酒醇，

廣寒桂花宴，

獨邀伐木人。

岳 飛：岳某感激柳翠姑娘的容讓，請受我一杯酒吧。（敬酒。）

柳 翠：不敢當。（也喝了酒。）岳元帥大病初癒，別喝多了。（醺然）這酒後勁好強。

岳 飛：（手扶桌，警覺）這酒有鬼！

(姚氏、閻王、徐文長、小鬼們上。)

閻 王：（暗白）唉呀藥效還沒完全發作，我們太猴急了。

姚 氏：飛兒。

岳 飛：我不是岳飛。

閻 王：還是癡的，只好用強了。

柳 翠：用強！？

閻 王：（命小鬼）抓住他。

(小鬼捉住岳飛二臂，岳飛困惑但沒有反抗。)

岳 飛：你們做什麼？

姚 氏：我們要恢復你的記憶。

岳 飛：怎生恢復？

徐文長：便是在你背上刺那「盡忠報國」！

柳 翠：（大驚失色）你們都糊塗了麼！

閻 王：柳翠，你不懂得，岳飛不能忘了他是岳飛。

岳 飛：爲什麼我不能忘！

姚 氏：（暗白）果然是裝的！（朗聲說道：）不用與這癡人夾纏這許多，還我兒子來。

閻 王：（命令）縛好了。

（岳飛用最後的力氣抵抗，與小鬼們在台上有一段拉扯的武戲，姚氏趁著岳飛被壓制住的瞬間動手，姚氏刺字的那一刻岳飛突然停止掙扎。）

岳 飛：（唱）天啊天，你不容我將前帳一筆勾，

我偏不背這四字碑文身佝僂。

戎馬一生只為國，

不曾片刻為己活，

精忠為本刺字末，

本末倒置錯忒多，

斷線的傀儡線重續，

我不當傀儡要將線割！

（姚氏完成刺字。小鬼們放了手。）

姚 氏：飛兒。你醒了嗎？

（靜場，眾人屏息等待岳飛反應。）

岳 飛：你的飛兒，早已死了。

（岳飛走向柳翠，忍著舊創新傷，向她一拜。）

柳 翠：（頭暈得厲害）岳元帥……

岳 飛：（從懷中拿出簪子來。）柳翠姑娘……柳翠，這簪我覺得很適合你，可惜，我沒法替你戴上了。

（岳飛用簪子刺瞎自己的眼睛。）

（柳翠昏倒。）

姚 氏：你……

徐文長：不好！

閻 王：怎麼說！？

徐文長：那秦檜老謀深算！

姚 氏：我兒……

閻 王：岳飛，你要去哪？

（岳飛不理眾人，逕自摸索下場。）

徐文長：（懊惱萬分）是老夫害了岳飛……判官一職，請閻王另請高明吧！

（暗場。）

## 尾聲

（謝幕。所有人都到了台上，柳翠以瘋女模樣出現，她問每個人：「你有見到岳飛麼？」每個人都答：「無有。」瞎了眼的岳飛上台，柳翠也問他，岳飛靜靜的，沒有說話。）

（暗場。）

（劇終。）